

石柱文史資料

第五輯

政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编

石柱文史资料

第 五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—— 1981.12.11 ——

目 录

我走过的路(续)

——一个原国民党少将的自述

……济南市政协委员：王学臣……………(1)

齐岳永存红军魂

——贺龙红军创建“川鄂边红军游击总队”始末

……中共四川石柱县委宣传部黄玉才……………(66)

《壬戌诗抄》序及其两组诗的历史背景

……………邵容光(73)

石柱南宾小学一九四五年秋罢教斗争的经过

……………谭登炳(106)

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影珠山战斗经过

……甘肃省政协副主席：杨汉烈……………(115)

我走过的路(续前)

——一个原国民党少将的自述 济南市政协委员：王学臣

编者按：本文是前辑的连载，前辑本已载至1948年冬“逃离南京”；惟以行文格调，款式前后有所更异；为了衔接，完整和尊重作者对文章的统一布局，保持原样，本文实追述自“南京哭灵”时起。

一九八六年八月十日

第一部分 退役前后

南京哭灵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蒋介石立即发动了全面内战，这一倒行逆施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。蒋介石迫于形势压力，不得不于1945年8月至10月和共产党举行重庆谈判。蒋介石为了削弱共产党的力量，也达到排除异己之目的，他提出了国共两党削减，整编军队的条款，最后达成协议签订了“双十协定”。

一九四七年春，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孝陵卫设立中央训练团，蒋介石兼任团长，陈诚兼任副团长，黄杰任教育长，将整编后编余的团长以上现役军官集中训练，并分编为将官班和军官总队。其实，所谓训练，只不过只集中起来等待分别安排处理；来信者补充内战前线的指挥军官，异己者，逐一

淘回散家汰遣。受训的团员们都当惯了官，过惯了享乐的日子，一旦闲置下来，就产生了悲观失意感，为今后能否当官发财而着急，因此一个个牢骚满腹，怨气冲天。将官班里的黄埔、陆大学生，以及跟随蒋介石多年的学生也被冷落一边，心里更加不满。于是经过商讨，选出代表组成联谊会，代表大家意见向蒋介石、陈诚不断提出要求。我被选为联谊会常务理事，陈诚对团员们的要求全不在意，后来他干脆不到训练团来，只叫黄杰敷衍一下大家。这可激怒了所有的团员，于是，由黄埔学生带头，联合其他派系的高级军官，集体到中山陵哭灵。在哭灵时，一个个声泪俱下，向孙中山总理在天之灵哭诉，蒋介石如何丢了黄埔同学不管，如何排斥异己，如何弄得大家连妻儿老小都养活不了……这一下舆论哗然，南京、上海大小报纸，纷纷对国民党当局提出指责，外电也转载报导，引起了朝野关注。陈诚知道后暴跳如雷，他向蒋介石建议枪毙几个为首的团员，杀鸡给猴看来逞他的威风。后来听说蒋介石听他汇报后，陈被训斥了一顿，说这样办只会把事态越弄越糟。蒋介石明白哭灵是告他的“阴状”，他本人不便出面，却叫陈诚处理，只要不再闹，什么办法都可以用。陈诚无奈，只得到中训团召集全体将官班团员训话。人员集合后，陈诚铁青着脸，半天不说话。团员们心里也有点慌，哭灵的本意是因失宠而发几句牢骚，向蒋介石施加点压力，让蒋给以一官半职，并没料到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蒋介石不露面，却叫陈诚来搞什么鬼呢？陈诚用眼睛扫了队伍几遍后，先不训话，咬着牙巴骨突然宣布：“你们筹备哭灵的联谊会成员，出队向前排列！”“我听后猛吓一跳，心想这下可能不妙，但又不能不前进三步。陈诚在盛怒之

下，走到我们面前，挥午着手里一摞上海报纸吼道：“你们哭灵哭得好！……”接着，又用威胁的口吻讲：“几十万共产党军队我都不怕，还怕你们这一两千个团员吗？嗯！”他停了半天，又口气一转说：“报纸上把你们说得连叫化子都不如，好吧，你们要钱的拿钱，要官的给官，要退役的退役，由你们自己选，听便！”他接着指示站在他身边的黄杰说：“马上给他们办手续。”说完后怒气冲冲地走了。

退役务农

陈诚走后，将官班的团员们开始各打各的主意。我脑子里总是回旋着，陈诚当着联谊会成员眼里射出的凶光，满脸杀气的样子，总感到心里恐慌，六神不安，摸不清他会不会搞报复出气。我看到其他联谊会的成员，也显出惶惶不可终日神情，互相询问怎么打算，有的很快办了退役手续。我料定陈诚肯定把联谊会的人，一个个都记在心里，无论拿钱或当官早晚难免遭他的暗算，不如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另谋出路。于是决心解甲归田，永远不当军人。

一九四七年夏，我拿着退役的八百万元金元券，到南京东善镇去办农场。这个农场叫“天德农场”，是我三哥从美国留学回国当教授后，购置的试验农场。他当时人还在成都，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到南京，他就将农场托我代管。我为什么会想到去经营农场呢？因为我在进黄埔军校前，曾在中央大学农学院读过两年书，有点农业知识。现在丢了官，生活安定下来了，我就把家眷也从四川接到农场来了。

这个农场，由于资金有限，荒芜了很多年，因此规模很小，只种了几十亩地白棉花，雇了一个长工，地里的活从播种到收获，全都请临时工。大片土地让它长柴草，秋后交给

农民们割掉，给我留下一半，其余的他们拿回去，谓之“割分柴。”另外的少量土地租给农民，耕种我收租课。

农场只办了一年多时间，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结束后，国民党的统治从根本上动摇了。蒋介石被迫引退，回到浙江奉化老家，由桂系的李宗仁出来代理总统职务。南京城眼看保不住了，国民党军政机关，开始迁往重庆和广州。当年十二月，蒋介石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告全国父老民众书，说：共产党来了，要残酷清算，实行“十杀”，黄埔和陆大学生都在被杀之列。我虽已经退役，但总算是黄埔、陆大学生，办农场算资本家，出租了土地就是地主，清算起来无论如何总跑不出杀头的厄运。于是，我赶紧结束农场，携带一家四口，到湖南湘潭岳父家暂避。

汉口谋事

在湘潭岳父家，我每天无事可做，妻子和我商议，说这样坐吃山空，一家人长住岳家也不是办法，得赶紧外出谋事。我决定只身先去四川成都，找我三哥谋求职业。

从湘潭到汉口等去四川的轮船，我因带的盘缠不多，只能住在江边一个三等旅馆里。

第二天我往轮船公司打听航情，在街上，突然碰到陆军大学同学张诚文，他也是四川人，当时在陈明仁军第三〇七师当师长。陈明仁还兼任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和武汉警备司令，因此，张诚文也成了保卫大武汉近卫军的红人。我和他寒暄以后就想走，因为我已退役，和他比起来我是落魄江湖的闲汉。他却一把将我拖住，连说“莫走、莫走”，并告诉我说，陈明仁所属另一个川军师，第二三四师师长冉良臣病死了，陈明仁派了一个副师长，去准备接替冉的职务，遭到二

三四师全师官兵的反对，造成了僵局。我一听就明白，二三四师原来的番号是一六三师，以前的师长是我同乡石柱人陈兰亭，我曾当过他一年时间的参谋长。国民党军队整编时，只给一六三师换上二三四师番号，部队一切人事建制原封未动。陈明仁不是四川人，二三四师归他管辖，因为内战，把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打垮了，就把各地方军队凑拢来编在一起，而搞乱了派系关系。陈明仁想把他的兵，派到川军当师长，二三四师官兵当然不接受。张诚文也知道，我和二三四师以前的关系，也知道以前我和白崇禧的关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白崇禧任军训部长时，我任军训部第九督训处少将副处长，因为我是四川人，又是黄埔、陆大学生，而且和蒋介石及四川地方上层人物拉得上关系，故此，他特聘我任川康区校阅主任。校阅结束，他对我评价很高，传令嘉奖；以后又亲自写信，给示范区主任委员张群，介绍我去工作。张诚文请我到白崇禧那里去疏通一下，不要让陈明仁，把二三四师逼急了。我听张诚文这样说，不觉心里一动，想到去四川找我三哥谋求职业，不一定靠得住，不如借此机会去找找白崇禧，活动个高参当，如果他觉得我已经退了役，再复役不合适，随便另派一个差事也行。白崇禧当时坐镇武汉，任华中长官公署长官，国民党军队华中总部总司令。他的部队虽是桂系地方军，但自蒋介石引退，李宗仁代理总统后，在国民党军队中，只有白崇禧才有和解放军抗衡的力量，他成了当时国民党中，最有权势和实力的人物。求他派个差事，简直不在话下。于是我同意了张诚文的看法，准备去会一会白崇禧。

次日一早，我坐黄包车到华中长官公署，卫兵见我身着

便衣，拦住问我找谁。我说：要会总司令，并自报了姓名。一个卫兵进去不久，回来向我敬礼说“请”，并带我去白崇禧的住所。我进门一看，白崇禧已坐在客厅里等候。我辨别出那里不是长官公署的办公处，而是白崇禧单独居住和会客的“客厅”。白崇禧见了我很客气，但寒暄中始终不问起我退役的事，而这他是知道的，因为我曾写信告诉过他，他仅问我到汉口来有什么事？我说准备回四川找职业，路过武汉，特地来看望总司令。他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好，好，太客气，谢谢。”我知道他很忙，抓紧时间，向他报告陈明仁和二三四师发生的事情，并请他向陈明仁疏通一下。他听后想了一会，忽然问我：“你和二三四师有什么关系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在您属下做校阅主任后，曾当过这个师的参谋长，现在的副师长刘绍虞、团长谢可澄和张恒，都是我当参谋长时的部下。”他听后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吧，我考虑一下，你先在汉口玩几天。”我本想请他给我个差事的要求，顺便提出来，但又想，他叫我在汉口等几天，可能还要派人找我，到那时再提也不迟。我不好意思说出，自己住在一个三等旅馆里，在向他告辞时，只说张诚文知道我的住处。

第二部分 再次服役

出任师长

我见过白崇禧后，想起必须到二三四师去一下，一来了解他们和陈明仁闹分裂的详情，二来去看看那些曾经是我属下的官兵。二三四师驻在汉阳，张诚文告诉过我。我正准备雇车，忽又碰到我当校阅主任时的上校校阅官胡文远，他见我穿着便服，便好奇地问我：“怎么副处长不当军人，另找门

路发财了？”我将退役以及刚才见到白崇禧的经过告诉了他。他听了一拍膝头高声叫道：“好！恭喜！恭喜！这正是你活动当师长的好机会！”我说：“算了！我退役两年多了，还出头露面当什么师长？当个高参，挂名拿份干薪就不错了，何必多此一举。”他大不以为然的说：“这样好的机会，不能错过。你不来汉口另作别论，既然来了，又沾上了二三四师的事，凭你和白崇禧的缘分，加上和二三四师的老关系，这个师长，他白崇禧再找不出第二个比你更合适的人来。这样，我替你给白崇禧写封信”我说：“这不成了毛遂自荐，实在难为情。”他哈哈大笑：“什么难为情？当仁不让嘛！”说完，就拉着我回到旅馆，由他代笔给白崇禧写了信。记得信上大致写的是：“健生（即白崇禧的字）总座勋鉴……关于二三四师与陈明仁纠葛事，已向总座面陈。考虑到该师官兵川籍同乡之感情，如果委任王为该师师长，则定为总座分忧效力，并能绝对服从指挥。”胡文远把信封好，又怕我犹豫而举棋不定，说信由他寄出，临别还说：“你就只等着好消息吧！”我看他说得轻松，似乎能任命师长的总司令不是白崇禧而是他胡文远。但他的好意，我还是领情的。

第四天上午，我到汉阳二三四师师部驻地，先见到军需处两个旧部下，其中一个叫毋仲勋，他是我当校阅主任时的勤务兵。他俩见到我格外高兴，但却暗地对我说：“听说总司令要参谋长任师长，我们都认为再好不过了，但副师长和团长们都反对，因为他们一个想当师长，一个想当副师长，参谋长当了师长，他们都落了空。”我听后一怔，心想，从我见到白崇禧，时间还不到两天，怎么消息传得这么快？后

来我才听说，原来白崇禧听了关于二三四师情况的报告后，当即下定了要我当师长的决心。我离开他后，他马上派人到二三四师传达他的决定并征询意见。鉴于此事已经张扬出来，我感到在没上任前就跑到二三四师来，难免遭人非议。我正准备离开师部，副师长刘绍虞不知怎么听说我来了，就到军需处来见我，并请我到他的住所叙谈。我只得装出虚怀若谷的样子，坦然地随他到房里坐坐，他毫不掩饰他的不快，冷冷地对我说：“参谋长已经决定要来当师长了？”我赶紧向他解释，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，去见白崇禧谈的是二三四师和陈明仁发生矛盾的问题，除此之外，什么别的话也没讲，至于要我当师长，根本没这回事，我想都没想过。他听了以后，态度才缓和下来，又对我做出一付推心置腹的样子说道：“总司令已经派人来传达过他的决定了。不过参谋长离开我们部队太久，对师里情况不熟悉，请参谋长向总司令报告，派我先当师长，参谋长暂时委曲做副师长。我有病身体不好，当几天挂名师长就请假回四川老家养病，参谋长再接任师长是没问题的。”我和他同过事，知道他不善于花言巧语，而且他讲得也合情合理，于是答应将他的意见，用我的请求方式向白崇禧报告。

回到旅馆，我就考虑去见白崇禧的问题，但他没有找我，也没派人向我转告他要我当师长的决定，我马上直接去见他不大合适。第五天上午，我到总司令部找旁的熟人摸摸底细。

到总司令部后，我先后会见了白崇禧的参谋长徐祖贻和副参谋长赵援，说明我到二三四师调解经过，并提出最好由刘绍虞出任师长的建议。徐祖贻对我说：“总司令感觉到刘

绍虞的精神不大好，现在是战争时期，叫他当师长总司令不放心，已经决定要你去当师长。“赵援也说：“既然总司令已作决定，我支持你当师长。”他还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没来之前，我正准备活动当师长呢！”后来我才知道，活动当二三四师师长的果然有他，此外还有总司令部高参杨续云、郭载民、王如龙、加上刘绍虞和张恒，一共有六、七个人！我想，我这个半路里杀出来的程咬金，如果真的当了师长，必定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忌恨，尤其是团长张恒，反对我最为激烈。白崇禧虽然信任我，但总司令部有人和我作对，师里也有人不服，打起仗来我怎么指挥得了！考虑再三，我决定不卷入这场宦海沉浮的旋涡，免得羊肉没吃上，反惹一身骚，不如趁事情还没最后决定前，离开武汉去成都。

第六天早晨，我正准备到轮船公司订去重庆的船票，忽然茶房带着二三四师师部派来的两名军官，他们一进我的房门，就立正敬礼叫我“师长！”并将总司令部的委任状送到我手里。我接过委任状后看了又看，感到惊奇，总共不到一个星期时间，就轻而易举地由退役军官，一跃而为师长，实在是太意外，太突然了。就连那个茶房，也惊诧地对人说：“真想不到那个住三等旅馆二等房间的角色，几天内就当上了师长！”

官场斗争

我当了师长会遇到麻烦，这我是料到的。果然，就在委任状送到我手里的当天下午，二三四师副师长刘绍虞和团长谢可澄、张恒来旅馆会我。他们声称一是来向我表示祝贺，二是欢迎我去师部就任。客套话说完，张恒首先提出：“总司令决定要参谋长当二三四师师长，我们当然拥护。不过，

大家都不是外人，有话说在明处，如果师长不干涉各团的经济和人事，我们绝对服从指挥。全师上下能不能一条心，就听师长一句话。”这很明确的是交换条件，同时也带有要挟意味。但我觉得这个条件并不算高，只要我在师长的位置上，站稳了脚根，还怕对付不了这几个烟鬼、吗啡贩子（二三四师大部军官吸毒贩毒）！我装得很坦率自然地说：“我们是一个师，既是同乡，又是老同事，有什么事不好说？我王某人不会让各位为难，就照你们说的那样办！”他们听我说得这么干脆有力，都喜形于色。我躊躇志满，心里有数，在欢笑中握手告别。

我到二三四师就任后，上有白崇禧总司令的支持，下有旧部属的拥护，看起来是一帆风顺。但我心里明白，我虽然应允了刘绍虞、谢可澄、张恒提出的条件，他们对我能否信守诺言，还得等着瞧我的行动。实际从一开始我就是敷衍他们，心里早筹划好对付他们的办法。

我第一个要剪除的对手是张恒。

二三四师张恒的七〇团，战斗实力比其他两个团强。张恒先拥护陈明仁派来接替已死师长冉良臣的职务，实际上是想借助外力实现他控制全师的野心。后来那位派来的人被驱逐，他又同其他两个团长一致拥护刘绍虞当师长。当白崇禧选派我当师长时，他反对我最激烈。他和刘、谢等人经过考虑，觉得不能公开违抗白崇禧的命令。他们不怕陈明仁，却惹不起白崇禧。他们拥护我当师长，只是迫于白崇禧的命令，而非真心诚意。况且张恒一向骄横跋扈，这种人留在身边，实为心腹大患。于是我向白崇禧建议：把张恒团全部士兵补充其他两个团的缺额，派他带干部到四川，接新兵重新

训练。白崇禧当然认可，增加二三四师兵力，是我师当又长，实际上也等于增强了他的实力。张恒明知是我要把他撵走，但迫于形势，只能干瞪眼。不过他认为四川老家，远离前方比较安全，团长的官还照样当，所以也只得勉强同意去办。我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。

第二个要对付的是陈明仁。

陈明仁是黄埔一期、陆大十三期学生，我是黄埔六期、陆大十期，我和他虽是先后同学，却没有私交。二三四师驱逐了他派去当师长的人，得罪了他，而由我去顶替了他的人，他必迁怒于我，由于二三四师仍属他军的建制，以后他要找我的麻烦，那是轻而易举的。况且他是四平街战役期间，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猛将，以后打起仗来万一失败，他必告知陈诚论罪于我。为了自由行动不受他的牵制，必须脱离陈明仁军。于是我到总司令部见白崇禧，说明二三四师全体干部，对陈明仁怀有戒心，一致要求脱离陈明仁军建制。白崇禧问我愿意划归那个指挥？我做出慷慨激昂的样子声称：“请求总司令直接指挥二三四师。我准备补充训练一个月后，立即开赴前线！”白崇禧当即同意，并下了命令。这也在预料之中，因为白崇禧和陈明仁之间不合的传说，我已有所闻，削弱陈明仁的力量，而增加他自己的实力，他当然高兴。我的第二个目的也达到了！

我在汉阳操练军队一个多月后，接到总司令部下达二三四师，开赴湖北浠水接替桂军防务的命令。副师长刘绍虞和团长谢可澄一听到要上前线的消息，无不谈虎色变，马上托词身体不好，要留在汉口休养。我即表示同意，一则送他们个人情，二则三个反对我当师长的人都离开了我，我的行动

更自由了。

出发前几天，我接到潘昌猷设宴的请帖。潘在四川金融界和政界有相当地位，我不能不去赴宴。我只身坐车到宴客的餐厅，却不见宴客的主人或侍从人员的接待，我感到很奇怪，因为这在上层人士间，这样对待客人是很失礼的。我径直走进餐厅，看见张诚文、杨续云、郭载民、刘绍虞和张恒（他虽接受了去四川的任务，却迟迟没动身）围桌而坐，除张诚文外，其余全是活动想当二三四师师长的失败者，或反对我当师长的最力者。我心里十分吃惊，想着这莫非是“鸿门宴”？我暗暗埋怨张诚文不该和那些反对我的人搞在一起，把我诓来下手。他们果然是在专门等我，我刚坐定，杨续云就首先发言：“今天邀约王师长来，是请你唱黑头！”我听了完全莫明其妙，不知他们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？我虽然内心紧张不安，但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，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道：“好呀，唱黑头就唱黑头，但不知怎么唱法？”杨续云见我态度随和，随即也转为恳切的态度对我说道：“王兄，白崇禧让你当师长，不过是利用你和二三四师的关系，他是桂系，决不会把川军当宝贝。如今兵荒马乱，时局动荡，各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你何必为他卖命？希望你不要接受白崇禧的命令，不要把部队开到赤水去。“这明明是逼我公开反对白崇禧嘛！”我想不答应吧，他们会料到我会将此事报告白崇禧，而对他们不利，就一定不会放我走，而我已在他们监视之下，他们可能把我软禁起来，也可能把我暗算掉，免得走漏风声，落下把柄。要我勉强答应他们吧，我实在不愿意：第一，白崇禧待我不错，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；第二，白崇禧在武汉有力量，可以就地解决二三四师，并

将我逮捕处决；第三，我怀疑他们，想去投向共产党，很可能是想套出我的话来然后向白崇禧告密，我被枪毙了，他们好借此夺取二三四师的兵权。我想着这些后果，感到相当可怕，我象一只掉进他们设下陷阱的猎物，只能听凭他们摆布，自己行动已作不得主，真是处境危险，左右为难。我必须先来个缓兵之计，既不留下话柄，也不致引起他们怀疑，至少使他们对我捉摸不定，不敢对我贸然下手。因此，我说话必须字斟句酌，十分谨慎。经过一阵紧张的思索，决定采取迂回战术，施放烟幕，把球先踢到对方，试探一下再说。于是我装出既感激又坦然的口气说：“各位对我王某人的关心。我是听出意思的，但我有我的难处，只要各位帮忙，我就一定照办。”杨续云说：“那好说，有什么难处请讲。”我见他们有商量的余地，于是我把球踢到张诚文脚下，因为在座的只有他和我，是实际掌握军队的人，我说：“我建议，张师长先把他在汉口的三〇七师开到武昌，我在汉阳按兵不动，同时我向白崇禧请示，我和张诚文带的都是川唐子弟兵，他们不愿分散，我不能单独带二三四师到浠水。只要张兄这么一干，我就有了按兵不动的借口，这样我就好对付白崇禧了。”我这一着，果然生效，张诚文当即拍胸说：“可以，没问题！”其他人也消除了对我的怀疑。杨续云见大家都没有不同意见，就取出一大块白布，请在座的人签名。我见白布上什么标题也没有，说它是结义拜把的“金兰谱”也行，说它是开追悼会的悼唁签名单也行，于是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我也如释重负。接着重新上菜斟酒，开怀畅饮。宴后，我急忙赶回汉阳师部，以部队要出发为由，上下里外封锁消息，等待白崇禧找

我问话。

白崇禧发现二三四师，没有准备开拔的迹象，而张诚文的部队又擅自从汉口开往武昌，大惊失色，立即叫二处处长林一枝打电话给我：“王师长，总司令是对得起你的，你为什么不接受命令按时开拔？……三〇七师也擅自行动，你们搞的什么名堂？”我胸有成竹地对他说：“我受了张诚文的影响，我马上到总部解释一切。”挂上电话，我立即到总司令部，见到副参谋长赵援，我把参加“鸿门宴”以及张诚文等人密谋反对总司令的经过向他反映。我请他向总司令建议：如果要二三四师开到浠水，最好请总司令把张诚文的两个团全部交给我指挥。第二天，总司令部果然下命令照我的建议执行。现将在鸿门宴上的被动化为了主动。而诬我入圈套的张诚文，却落得枉费心机，丧失兵权。

第三部分 开赴前线

出发前夕

当总司令部下二三四师，开赴浠水命令的当天，我到总部向白崇禧请示今后的作战方针。白崇禧摸着下巴垂眼想了一下，也不看我，说：“机动作战”。我摸不清他的意图究竟让我“机动”到什么程度，但又不便多问。他抬眼望我，见我没说话，于是面带笑容地对我讲：“你们川军只能担任掩护，对付地方共军；由广西部队对付正规共军。这倒不是我小看你，实在是川军的作战能力嘛……你比我更清楚。”我听到这话，一方面确实为川军不行而感羞愧，一方面也感到白崇禧对我的照顾。而更重要的，是我在一个月以前，判断白崇禧不会和解放军硬拼的谋略，已经得到证实，这样一来。